



夢溪筆談

卷二十六
補筆談

卷三
續筆談十一篇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六

沈括存中

藥議

古方言雲母麤服則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
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世俗似此
之論甚多皆謬說也又言人有水喉氣喉
者亦繆說也世傳歐希範真五臟圖亦畫
三喉蓋當時驗之不審耳與食同嚥豈
能就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

而已咽則納飲食喉則通氣咽則下入胃
脘次入胃又次入腸又次入小腸喉則
下通五臟出入息五臟之含氣呼吸正如
治家之鼓鞴人之飲食菑餌但自咽入腸
胃何嘗能至五臟凡人之肌骨五臟腸胃
雖各別其食腸之物英精之氣味皆能洞
達但滓穢卽入二腸凡人飲食及服藥旣
入腸爲真氣所蒸英精之氣味以至金石
之精者如細研硫黃朱砂乳石之類凡能

飛走融結者皆隨真氣洞達肌骨猶如天
地之氣貫穿金石土木曾無畱礙自餘頑
石草木則但氣味洞達耳及其勢盡則滓
穢傳入大腸潤濕滲入小腸此皆敗物不
復能變化惟當退洩耳凡所謂某物入肝
某物入腎之類但氣味到彼耳凡質豈能
至彼哉此醫不可不知也

予集靈苑方論雞舌香以爲丁香母蓋出陳氏
拾遺今細考之尚未然按齊民要術云雞

筆言三
二
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卽今
丁香是也日華子云雞舌香治口氣所以
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雞舌香欲其奏事對
答其氣芬芳此正謂丁香治口氣至今方
書爲然又古方五香連翹湯用雞舌香干
金五香連翹湯無雞舌香却有丁香此最
爲明驗新補本草又出丁香一條蓋不曾
深考也今世所用雞舌香乳香中得之大
如山茱萸剉開中如柿核略無氣味以治

疾殊極乖繆

舊說用藥有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
爲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級
相爲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爲宜不必盡然
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
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以爲君其次
爲臣爲佐有毒者多爲使此繆說也設若
欲攻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爲君哉
金罌子止遺洩取其溫且澁也世之用金罌者

待其紅熟時取汁熬膏用之大誤也紅則味甘熬膏則全斷澁味都失本性今當取半黃時採乾搗末用之

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無用者唯近世人爲之大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如湯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須用丸又欲速者用湯稍緩者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其大槩

也近世用湯者全少應湯皆用煮散大率湯劑氣勢完壯力與丸散倍蓰煮散者一啜不過三五錢極矣比功較力豈敵湯勢然湯既力大則不宜有失消息用之全在良工難可以定論拘也

古法採草藥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當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採掇者易辨識耳在藥則未爲良時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莖葉時採則津澤皆歸其根欲驗之

但取蘆菔地黃輩觀無苗時採則實而沉
有苗時採則虛而浮其無宿根者卽候苗
成而未有花時採則根生已足而又未衰
如今之紫草未花時採則根色鮮澤過而
採則根色黯惡此其効也用葉者取葉初
長足時用牙者自從本說用花者取花初
敷時用實者成實時採皆不可限以時月
緣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
花者深山中則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寺

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蓋常理也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如筍竹
筍有二月生者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
者謂之晚筍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
者有十月熟者謂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
間自有早晚此性之不同也嶺嶠微草凌
冬不凋并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
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一
畝之稼則糞溉者先牙一丘之禾則後種

者晚實此人力之不同也豈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支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耳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踈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筋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

二十年骨髓方堅唯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長神速無甚于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無能及之此骨之至强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豈可與凡血爲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樂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耳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瑪瑙紅

王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麀麀麀麀
極大而色蒼鹿黃而無斑亦鹿之類

文瑩瑩如玉
其茸亦可用

枸杞陝西極邊生者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

寸無刺根皮如厚朴甘美異于他處者千

金翼云甘州者為真葉厚大者是大體出

河西諸郡其次江池間埂上者實圓如櫻

桃全少核暴乾如餅極膏潤有味

淡竹對苦竹為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不應

齊民要術五中國所
生竹不過淡苦二種又云
二月食淡竹笋四月五月
食苦竹笋皆淡竹即
常竹之證乃存中此條
所本也

別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內
別疏淡竹為一物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
筍兩色淡筍即淡竹也

東方南方所用細辛皆杜衡也又謂之馬蹄香

也黃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非細辛也細

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

習習如椒其辛更甚于椒故本草云細辛

水漬令直是以杜衡偽為之也襄漢間又

有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白乃是鬼督

郵亦非細辛也

本草注引爾雅云藟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莖青赤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謂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澁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熟則角坼子如小匾豆極堅齒嚙不破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無他說予已於靈苑方論之其角有六稜者有八稜者中國之麻今

謂之大麻是也有實爲苴麻無實爲臬又曰牡麻張騫始自大宛得油麻之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謂漢麻爲大麻也

赤箭卽今之天麻也後人旣誤出天麻一條遂指赤箭別爲一物旣無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爲之滋爲不然本草明稱採根陰乾安得以苗爲之草藥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爲第一此神仙補理養生上藥世人惑於天麻之說遂止用之治風良可惜哉

滋爲宋本作茲
偽商本茲爲
和注本茲

以謂其莖如箭既言赤箭疑當用莖此尤不然至如鴛尾牛膝之類皆謂莖葉有所似則用根耳何足疑哉

地菘卽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識天名精又妄認地菘爲火蕪本草又出鶴虱一條都成紛亂今按地菘卽天名精蓋其葉似菘又似蔓菁

名精卽蔓菁也

故有二名鶴虱卽其實也世

間有單服火蕪法乃是服地菘耳不當用

火蕪

火蕪本草名稀蕪卽是猪膏苗後人不識亦重復出之

南燭草木記傳本草所說多端今少有識者爲其作青精飯色黑乃誤用烏柏爲之全非也此木類也又似草類故謂之南草木今人謂之南天燭者是也南人多植于庭檻之間莖如蒟蒻有節高三四尺廬山有盈丈者葉微似楝而小至秋則實赤如丹南方至多

太陰玄精生解州鹽澤大澗中溝渠土內得之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

如龜甲其裙襴小橢其前則下剡其後則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瑩徹叩之則直理而折瑩明如鑑折處亦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葉片片相離白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稟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硝清瑩如水晶潤澤可

愛彼方亦名太陰玄精然喜暴潤如鹽鹹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為正

稷乃今之稷也齊晉之人謂卽積皆曰祭乃其土音無他義也本草注云又名糜子糜子乃黍屬大雅維秬維秠維糜維芑秬秠糜芑皆黍屬以色別丹黍謂之糜糜音門今河西人用糜字而音糜

苦耽卽本草酸漿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耽一條河西番界中酸漿有盈丈者

今之蘇合香如堅木赤色又有蘇合油如糯膠
今多用此爲蘇合香按劉夢得傳信方用
蘇合香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卽小放之
卽起良久不定如蟲動烈者佳也如此則
全非今所用者更當精考之

薰陸卽乳香也本名薰陸以其滴下如乳頭者
謂之乳頭香鎔塌在地上者謂之塌香如
臘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豈可各是一物
山豆根味極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誤也

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
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
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
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
蒿悉同但常蒿色綠而此蒿色青翠一如
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獨青氣
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

按文蛤卽吳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卽車螯也海
蛤今不識其生時但海岸泥沙中得之大

者如棊子細者如油麻粒黃白或赤相雜
蓋非一類乃諸蛤之房爲海水礮礪光瑩
都非舊質蛤之屬其類至多房之堅久瑩
潔者皆可用不適指一物故通謂之海蛤
耳

今方家所用漏蘆乃飛廉也飛廉一名漏蘆苗
似苦芙根如牛蒡綿頭者是也採時用根
今閩中所用漏蘆莖如油麻高六七寸秋
深枯黑如漆採時用苗本草自有條正謂

之漏蘆

本草所論赭魁皆非詳審今赭魁南中極多膚
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櫛
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製鞞閩嶺人
謂之餘糧本草禹餘糧注中所引乃此物
也

石龍芮今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未圓陸生
者葉毛而未銳入藥用水生者陸生亦謂
之天灸取少葉揉繫臂上一夜作大泡如

火燒者是也

麻子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屯羅島其次
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餘皆下
材用時去殼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湯中
浸候湯冷乃取懸井中一夜勿令著水明
日日中暴乾就新瓦上輕按其殼悉解簾
揚取肉粒粒皆完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六

重編補筆談序

世所傳補筆談每篇首必題所補之卷又有前

幾件及中與後之分

如補第二卷後十件之類

似非後人所

得而創其爲舊本無疑原書二十六卷不補者

十餘各有補今以其書考之多不合如故事不

御前殿云云十件補第二卷旣然矣次則廊屋

爲廡梓榆爲樸二件亦補第二卷第二卷乃故

事豈謂是乎猶可解者或三卷之訛爲二乃若

子午屬寅本論納甲語而以補六卷之樂律何

耶盧肇論海潮當補象數今以補第九第九乃
人事於海潮何預焉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六
件大氏皆權智當補十三卷而屬十五十五藝
文也凡此類不可悉舉又若原書止二十六卷
今其所補有自二十七以至三十者益不可曉
疑此雖舊本或沿襲日久舛訛特甚譬之遠年
架閣文字其格式非有變革而風雨浸淫蟲鼠
蠹蝕其間若年月之久近數目之多寡漸不可
辯而後之胥史或以意爲補綴豈非毫釐之差

者乎然則當何如曰參伍故籍鈎稽現數通行
打筭別自攢造此籍乃可行耳語云琴瑟不調
甚者必舉而更張之予師此意盡去所補卷第
及前中後件之名而悉以原書十七目從事所
言故事直以補故事辨證也直以補辨證以至
樂律象數官政權智藝文器用異事雜志藥議
等目皆然目自爲補複者削之疑者闕釐爲三
卷然後粲然可攷蓋古人之書原無定卷卽以
筆談言之通攷二十六卷今所行者是宋史則

二十五卷鄭樵通志藝文略則二十卷分并不
恒有如此者世所傳補卷第既與通攷不合而
宋史通志之所載卷第各別今皆不傳又不知
其孰補此吾所以放筆而為之更定也

巽甫題

案補筆談三卷今所見乾道揚州本無之湯修年跋即在卷二十六之後此本湯跋在
補筆談後西補筆談雖在馬氏重編然過敬字徵字完字皆缺筆猶疑宋諱疑
乾道本固有補續又高氏本偶有脫句又有出此本外者如天事以衣為名一條則此本
法非出于高本矣唯補第其卷若干件等字原本固有之在從高本增入宣統辛亥
正月十一日國維記

重編補筆談序

補筆談目錄

卷第一

故事

辨證

樂律

卷第二

象數

官政

權智

藝文

器用

卷第三

異事

雜志

藥議

續筆談十一篇

補筆談目錄

補筆談卷第一

沈括存中

故事

補第二卷後十件

故事不御前殿則宰相一員押常參官再拜而出神宗初即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韓忠獻當國遇奏事退晚即依舊例一面放班未有著令王樂道為御史中丞彈奏語過當坐謫陳州自此令宰臣奏事至辰時未退即一面放班遂為定制

故事升朝官有父致仕遇大禮則推恩遷一官
不增俸熙寧中張丞相杲卿以太子太師
致仕用子廕當遷僕射廷議以爲執政官
非可以子廕遷授罷之前兩府致仕不以
廕遷官自此始

故事初授從官給諫未衣紫者告謝日面賜金
紫何聖從在陝西就任除待制仍舊衣緋
後因朝闕值大宴殿上獨聖從衣緋仁宗
問所以中筵起乃賜金紫遂服以就坐近

歲許冲兀除知制誥猶著綠告謝日面賜
銀緋後數日別因對方賜金紫

自國初以來未嘗御正衙視朝百官辭見必先
過正衙正衙既不御但望殿兩拜而出別
日却赴內朝熙寧中草視朝儀獨不立見
辭謝班正御殿日却謂之無正衙須候次
日依前望殿虛拜謂之過正衙蓋闕文也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於內東
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

夏鄭公爲忠武軍節度使自河東中徙知蔡州
道經許昌時李獻臣爲守乃徙居他室空
使宅以待之時以爲知體慶曆中張鄧公
還鄉過南陽范文正公亦虛室以待之蓋
以其國爵也遂守爲故事

國朝儀制親王玉帶不佩魚元豐中上特制玉
魚袋賜揚王荆王施於玉帶之上

舊制館職自校勘以上非特除者皆先試唯檢
討不試初置檢討官只作差遣未比館職
故也後來檢討給職錢並同帶職在校勘
之上亦承例不試

舊制侍從官學士以上方腰金元豐初授陳子
雍以館職使高麗還除集賢殿脩撰賜金
帶館職腰金出特恩非故事也

今之門狀稱牒件狀如前謹牒此唐人都堂見
宰相之禮唐人都堂見宰相或叅辭謝
事 先具事因申取處分有非一事故稱
件狀如前宰相狀後判引方許見後人漸

施於執政私第小說記施於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諂敬者無高下一例用之謂之大狀子曾見白樂天詩藁乃是新除壽州刺史李志其名門狀其前序住京因宜及改易差遣數十言其末乃言謹祇候辭某官至如稽首之禮唯施於人君大夫家臣不稽首避人君也今則雖交遊皆稽首此皆生於諂事上官者始為流傳至今不可復革

辨證

補第三卷二件一後

今人多謂廊屋為廡按廣雅堂下曰廡蓋堂下屋簷所覆處故曰立於廡下凡屋基皆謂之堂廊簷之下亦得謂之廡但廡非廊耳至如今人謂兩廊為東西序亦非也序乃堂上東西壁在室之外者序之外謂之榮榮屋翼也今之兩徘徊又謂之兩厦四柱屋則謂之東西雷今謂之金廂道者是也梓榆南人謂之樸齊魯間人謂之駮馬駮馬即

四柱屋乃四注屋之說

梓榆也南人謂之樸樸亦言駁也但聲之
訛耳詩隰有六駁是也陸璣錄毛詩疏檀木
皮似繫迷又似駁馬人云斫檀不諦得繫
迷繫迷尚可得駁馬蓋三木相似也今梓
榆皮甚似檀以其班駁似馬之駁者今解
詩用爾雅之說以為獸鋸牙食虎豹恐非
也獸動物豈常止於隰者又與苞櫟苞棣
樹槩非類直是當時梓榆耳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辭考之似未

補第四卷後十件

然高唐賦序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
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
唐之客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故立廟號為
朝雲其曰先王嘗遊高唐則夢神女者懷
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
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
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
玉曰其夢若何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
若有所熹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玉曰狀如

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
難測究矣瓌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
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
至不可勝讚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稱歎
之可也不當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
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
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玉覽其狀
望余帷而延視今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
代王賦之若玉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

人莫覩玉覽其狀旣稱玉覽其狀卽是宋
玉之言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
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
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與玉字誤
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
女者宋玉也襄王無預焉從來枉受其名
耳

唐書載武宗寵王才人嘗欲以爲皇后帝寢疾
才人侍左右熟視曰吾氣奄奄顧與汝辭

奈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一殉及大漸
審帝已崩卽自經于幄下宣宗卽位嘉其
節贈賢妃按李衛公文武兩朝獻替記云
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以嬌妬忤旨
日夕而殞羣情無不驚懼以謂上成功之
後喜怒不測與唐書所載全別獻替記乃
德裕手自記錄不當差謬其書王妃之死
固已不同據獻替記所言則王氏爲妃久
矣亦非宣宗卽位乃始追贈按張祐集有

孟才人歎一篇其序曰武宗皇帝疾篤遷
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其右上
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
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
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以其懇許之乃歌
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
尚溫而腸已絕詳此則唐書所載者又疑
其孟才人也

建茶之美者號北苑茶今建州鳳凰山土人相

傳謂之北苑言江南嘗置官領之謂之北苑使予因讀李後主文集有北苑詩及文苑紀知北苑乃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內園使李氏時有北苑使善製茶人競貴之謂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學士甌之類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丁晉公爲北苑茶錄云北苑地名也今日龍焙又云苑者天子園囿之名此在列郡之東隅緣何却名北苑丁亦自疑之蓋不知北苑茶本非地名始因誤傳自晉公實之於書至今遂謂之北苑唐以苑士人文章好用古人語而不考其意凡說武人多云衣短後衣不知短後衣作何形製短後衣出莊子說劍篇蓋古之士人衣皆曳後故時有衣短後之衣者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後豈復更有短後之衣班固論司馬遷爲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

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蔽也予按後漢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班固所論乃所謂謗也此正是遷之微意凡史記次序說論皆有所指不徒爲之班固乃譏遷是非頗謬於聖賢論甚不款

人語言中有不字可否世間事未嘗離口也而字書中須讀作否音也若謂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豈可謂之否可不然豈可謂

之否然古人曰否不然也豈可曰否否然也古人言音決非如此止是字書謬誤耳若讀莊子不可乎不可須云否可讀詩須云曷否肅雍胡否飲焉如此全不近人情古人謂章句之學謂分章摘句則今之疏義是也昔人有鄙章句之學者以其不主於義理耳今人或謬以詩賦聲律爲章句之學誤矣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義理如易云終日乾乾兩乾字當爲兩句上乾知

張文虎云古人謂章句之學以下至亦不可不謹當別爲一條焉本不分別止九件相是也

至至之下乾知終終之也王臣蹇蹇兩蹇
字爲王與臣也九五六二玉與臣皆處蹇
中王任蹇者也臣或爲冥鴻可也六二所
以不去者以應乎五故也則六二之蹇匪
躬之故也後人又改蹇蹇字爲蹇以蹇蹇
比諤諤尤爲訛謬君子夬夬夬二義也
以義決其外勝已之私于內也凡卦名而
重言之皆兼上下卦如來之坎蹇是也先
儒多以爲連語如號號啞啞之類讀之此

誤分其句也又履虎尾啞人凶當爲句君
子則夬夬矣何咎之有况於凶乎自天祐
之吉當爲句非吉而利則非所當祐也書
曰成湯既没太甲元年孔安國謂湯没至
太甲方稱元年按孟子成湯之後尚有外
丙仲壬而尚書疏非之又或謂古書缺落
文有不具以予考之湯誓仲虺之誥皆成
湯時誥命湯没至太甲元年始復有伊訓
著于書自是孔安國離其文於太甲元年

下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讀之曰成湯
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則文自足亦
非缺落堯之終也百姓如服考妣之喪三
年百姓有命者也爲君斬衰禮也邦人無
服三年四海無作樂者況畿內乎論語曰
先行當爲句其言自當後也似此之類極
多皆義理所繫則章句亦不可不謹

古人引詩多舉詩之斷章斷音段讀如斷截之
斷謂如一詩之中只斷取一章或一二句
取義不取全篇之義故謂之斷章今之人
多讀爲斷章斷音鍛謂詩之斷句殊誤也
詩之末句古人只謂之卒章近世方謂斷
句

古人謂幣言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爲一兩玄
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
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漬丹秫染之爾雅
曰一染謂之縗縗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
謂之窺窺頰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

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幣以皂帛爲玄纁非也古之言束帛者以五匹屈而束之今用十匹者非也易曰束帛戔戔戔戔者寡也謂之盛者非也

經典釋文如熊安生輩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陸德明吳人多從吳音鄭康成齊人多從東音如壁有肉好肉音揉者北人音也金作贖刑贖音樹者亦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謂肉爲揉謂贖爲樹如打字音丁

梗反罷字音部買反皆吳音也如瘡醫祝藥副殺之齊祝音呪鄭康成改爲注此齊魯人音也至今齊謂注爲呪官名中尚書本秦官尚音上謂之尚書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爲常

樂律

補第五卷一併中

興國中琴待詔朱文濟鼓琴爲天下第一京師僧慧日大師夷中盡得其法以授越僧義海海盡夷中之藝乃入越州法華山習之

謝絕過從積十年不下山晝夜手不釋弦
遂窮其妙天下從海學琴者輻輳無有臻
其奧海今老矣指法於此遂絕海讀書能
為文士大夫多與之遊然獨以能琴知名
海之藝不在于聲其意韻蕭然得於聲外
此衆人所不及也

十二律每律名用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七

補筆卷之三律後下有字半屬康一併

聲宮與商角徵變宮變徵也今燕樂二十
八調用聲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皆用

角徵之徵下疑漏羽
字商本回

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勾合

大石同此加下五共十聲中呂雙調中呂

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下

四六合雙角同此加高一共十聲高工高

般涉皆用九聲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

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聲道

調宮小石調正平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

高工尺上高一下四六合小石角加勾字

共十聲南呂宮歇指調南呂調皆用七聲

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加
 下工共八聲仙呂宮林鍾商仙呂調皆用
 九聲緊五下凡工尺上一高四六合林
 鍾角加高工共十聲黃鍾宮越調黃鍾羽
 皆用九聲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
 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聲外則為犯燕樂
 七宮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
 呂宮黃鍾宮七商越調大石調高大石調
 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七角越角大

宮字衍文

石角高大石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鍾
 角七羽中宮呂調南呂調又名高仙呂調
 黃鍾羽又名大般涉調高般涉正平調
補第七卷十件九後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
 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
 黃鍾聲今燕樂只以合字配黃鍾下四字
 配大呂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夾鍾高
 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呂勾字配蕤賓尺
 字配林鍾下工字配夷則高工字配南呂

下凡字配無射高凡字配應鍾六字配黃
鍾清下五字配大呂清高五字配太簇清
緊五字配夾鍾清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亦
不能盡歸本律故有祖調正犯偏犯傍犯
又有寄殺側殺遞殺順殺凡此之類皆後
世聲律瀆亂各務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
間亦自有倫理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備紀
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
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

必求其高下最中之聲不如是不足以致
大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者如弦
之有十三汎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
丈之弦其節亦十三盈尺之弦其節亦十
三故琴以爲十三徽不獨弦如此金石亦
然考工爲磬之法已上則磨其端已下則
磨其旁磨之至於擊而有韻處卽與徽應
過之則復無韻又磨之至於有韻處復應
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猶

弦之有十三泛聲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損益其間近世金石之工蓋未嘗及此不得正聲不足爲器不得中聲不得爲樂

律有四清宮合十二律爲十六故鍾磬以十六爲一堵清宮所以爲止於四者自黃鍾而降至林鍾宮商角三律皆用正律不失尊卑之序至夷則卽以黃鍾爲角南呂以大呂爲角則民聲皆過於君聲須當折而用

角鍾二字中有脫誤疑當作夾鍾爲角以四清宮除上所言黃鍾大呂太簇外唯夾鍾未見也

黃鍾大呂之清宮無射以黃鍾爲商太簇爲角應鍾以大呂爲商角鍾不可不用清宮此清宮所以有四也其餘徵羽自是事物用變聲過於君聲無嫌自當用正律此清宮所以止於四而不止於五也君臣民用從聲事物用變聲非但義理次序如此聲必如此然後和亦非人力所能強也本朝燕部樂經五代離亂聲律差舛傳聞國初比唐樂高五律近世樂聲漸下尙高兩律

予嘗以問教坊老樂工云樂聲歲久勢當
漸下一事驗之可見教坊管色歲月浸深
則聲漸差輒復一易祖父所用管色今多
不可用唯方響皆是古器鍊性易縮時加
磨瑩鍊愈薄而聲愈下樂器須以金石爲
準若準方響則聲自當漸變古人制器用
石與銅取其不爲風雨燥濕所移未嘗用
鍊者蓋有深意焉律法旣亡金石又不足
恃則聲不得不流亦自然之理也

古樂鍾皆匾如盆瓦蓋鍾圓則聲長匾則聲短
聲短則節聲長則曲節短處聲皆相亂不
成音律後人不知此意悉爲匾鍾急叩之
多晃晃爾清濁不復可辨

琴瑟弦皆有應聲宮弦則應少宮商弦卽應少
商其餘皆隔四相應今曲中有聲者須依
此用之欲知其應者先調諸弦令聲和乃
剪紙人加弦上鼓其應弦則紙人躍他弦
卽不動聲律高下苟同雖在他琴鼓之應

絃亦震此之謂正聲

樂中有敦掣住三聲一敦一住各當一字一大字住當二字一掣減一字如此遲速方應節琴瑟亦然更有折聲唯合字無折一分折二分至於折七八分者皆是舉指有淺深用氣有輕重如笙簫則全在用氣絃聲只在抑按如中呂宮一字仙呂宮五字皆比他調高半格方應本調唯禁伶能知外方當三多不喻也

熙寧中宮宴教坊伶人徐衍奏稽琴方進酒而一絃絕衍更不易琴只用一絃終其曲自此始爲一絃稽琴格

律呂宮商角聲各相間一律至徵聲頓間二律所謂變聲也琴中宮商角皆用纏絃至徵則改用平絃隔一絃鼓之皆與九徽應獨徵聲與十徽應此皆隔兩律法也古法唯有五音琴雖增少宮少角商然其用絲各半本律乃律呂清倍法也故鼓之六與一應

七與二應皆不失本律之聲後世有變宮
變徵者蓋自羽聲隔八相生再起宮而宮
生徵雖謂之宮徵而實非宮徵聲也變宮
在宮羽之間變徵在角徵之間皆非正聲
故其聲庞雜破碎不入本均流以爲鄭衛
但愛其清焦而不復古人純正之音惟琴
獨爲正聲者以其無間聲以雜之也世俗
之樂惟務清新豈復有法度烏足道哉
十二律配燕樂二十八調除無徵音外凡殺聲

黃鍾宮今爲正宮用六字黃鍾商今爲越
調用六字黃鍾角今爲林鍾角用尺字黃
鍾羽今爲中呂調用六字大呂宮今爲高
宮用四字大呂商大呂角大呂羽太簇宮
今燕樂皆無太簇調今爲大石調用四字
太簇角今爲越角用上字太簇羽今爲正
平調用四字夾鍾宮今爲中呂宮用一字
夾鍾商今爲高大石調用一字夾鍾角夾
鍾羽姑洗商今燕樂皆無姑洗角今爲大

石角用凡字始洗羽今為高平調用一字
 中呂宮今為遊調宮用上字中呂商今為
 雙調用上字中呂角今為高大石調用六
 字中呂羽今為仙呂調用上字蕤賓宮商
 羽角今燕樂皆無林鍾宮今為南呂宮用
 尺字林鍾商今為小石調用尺字林鍾角
 今為雙角用四字林鍾羽今為大呂調用
 尺字夷則宮今為仙呂宮用工字夷則商
 角羽南呂宮今燕樂皆無南呂商今為歇

商調用工字南呂角今為小石角用一字
 南呂羽今為般涉調用四字無射宮今為
 黃鍾宮用凡字無射商今為林鍾商用凡
 字無射角今燕樂無無射羽今為高般涉
 調用凡字應鍾宮應鍾商今燕樂皆無應
 鍾角今為歇指角用尺字應鍾羽今燕樂
 無

補筆談卷第二

象數

沈括存中未述

補筆談卷第二

又一說子午屬庚此納甲之法震初爻納庚子
 庚午也丑未屬辛巽初爻納辛丑辛未也
 寅申屬戊坎初爻納戊寅戊申也卯酉屬
 巳離初爻納巳卯巳酉也辰戌屬丙艮初
 爻納丙辰丙戌也巳亥屬丁兌初爻納丁
 巳丁亥也一言而得之者宮與土也假令

庚子庚午一言便得庚辛丑辛未一言便
得辛戌寅戊申一言便得戊巳卯巳酉一
言便得巳故皆屬土餘皆倣此三言而得
之者徵與火也假令戊子戊午皆三言而
得庚巳丑巳未皆三言而得辛丙寅丙申
皆三言而得戊丁卯丁酉皆三言而得巳
故皆屬火五言而得之者羽與水也假令
丙子丙午皆五言而得庚丁丑丁未皆五
言而得辛甲寅甲申皆五言而得戊乙卯

乙丑皆五言而得巳故皆屬水七言而得
之者商與金也假令甲子甲午皆七言而
得庚乙丑乙未皆七言而得辛壬申壬寅
皆七言而得戊癸丑癸酉皆七言而得巳
故皆屬金九言而得之者角與木也假令
壬子壬午皆九言而得庚癸丑癸未皆九
言而得辛庚寅庚申皆九言而得戊辛卯
辛酉皆九言而得巳故皆屬金此出於抱
朴子云是河圖玉版之文然則一何以屬

土三何以屬火五何以屬金其說云中央
總天之氣一南方丹天之氣三北方玄天
之氣五西方素天之氣七東方蒼天之氣
九皆奇數而無偶數莫知何義都不可推
考

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謂之入易吳人謂之倒
布壬日氣候如本月癸日差溫類九月甲
日類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
月遇春秋時節即溫夏即暑冬即寒辛日
以後自如時令此不出陰陽書然每歲候
之亦時有准莫知何謂

盧肇論海潮以謂日出沒所激而成此極無理

若因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

予常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子午則潮生

候之萬萬無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時去海遠即須據地理增

添時月正午而生者為潮則正子而生者

為汐正子而生者為潮則正午而生者為

汐

曆法見於經者唯堯典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置閏之法自堯時始有太古以前又未知
如何置閏之法先聖王所遺固不當議然
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後世者如歲差
之類方出於近世此固無古今之嫌也凡
日一出沒謂之一日月一盈虧謂之一月
以日月紀天雖定名然月行二十九日有
奇復與日會歲十二會而尚有餘日積三
十二月復餘一會氣與朔漸相遠中氣不

在本月名實相乖加一月謂之閏閏生於
不得已猶構舍之用礮楔也自此氣朔交
爭歲年錯亂四時失位算數繁猥凡積月
以爲時四時以成歲陰陽消長萬物生殺
變化之節皆主於氣而已但記月之盈虧
都不繫歲事之舒慘今乃專以朔定十二
月而氣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時已謂之春
矣而猶行肅殺之政則朔在氣前者是也
徒謂之乙歲之春而實甲歲之冬也時尚

謂之冬也而已行發生之令則朔在氣後
者是也徒謂之甲歲之冬乃實乙歲之春
也是空名之正二三四反爲實而生殺之
實反爲寓而又生閏月之贅疣此殆古人
未之思也今爲術莫若用十二氣爲一年
更不用十一月直以立春之日爲孟春之
一日驚蟄爲仲春之一日大盡三十日歲
歲齊盡永無閏餘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
間縱有兩小相併一歲不過一次如此則

四時之氣常正歲政不相凌奪日月五星
亦自從之不須改舊法唯月之盈虧事雖
有繫之者如海胎育之類不預歲時寒暑
之節寓之曆間可也借以元祐元年爲法
當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朔仲
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如此曆
日豈不簡易端平上符天運無補綴之勞
予先驗天百刻有餘有不足人已疑其說
又謂十二次斗建當隨歲差遷徙人愈駭

之今此曆論尤當取怪怒攻罵然異時必有用予之說者

黃帝素問有五運六氣所謂五運者甲巳為土運乙庚為金運丙辛為水運丁壬為木運戊癸為火運如甲巳所以為土戊癸所以為火多不知其因子按素問五運大論黃帝問五運之所始於岐伯引太始天元冊文曰始於戊巳之分所謂戊巳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王砮注引遁甲六角軫

辰字下商本有上篇所論十二月謂之十二辰十二支亦謂之十二辰十二月星謂之三辰五行之時謂之五辰四十五字

戊為天門六巳為地戶天門在戌亥之間奎壁之分地戶在辰巳之間角軫之分凡陰陽皆始於辰五運起於角軫者亦始於辰也甲巳之歲戊巳齡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為土運角屬辰軫屬巳甲巳之歲得戊辰巳巳干皆土故為土運下皆同乙庚之歲庚辛素天之氣經於角軫故此為金運庚辰辛巳也丙辛之歲壬癸亥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為水運壬辰癸巳也丁壬之歲甲乙蒼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為木

運甲辰乙巳也戊癸之歲丙丁丹天之氣
 經於角軫故為火運丙辰下巳也素問曰
 始於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凡運臨
 角軫則氣在奎壁以應之氣與運常同天
 地之門戶故曰土位之下風氣承之甲巳
 之歲戊巳土臨角軫則甲乙木在奎壁屬奎
 戊壁屬亥甲巳之歲得甲戌乙亥下皆同此曰金位之下火氣
 承之者乙庚之歲庚辛金臨角軫則丙丁
 火在奎壁曰水位之下土氣承之者丙辛

之歲壬癸水臨角軫則戊巳土在奎壁曰
 風位之下金氣承之者丁壬之歲甲乙木
 臨角軫則庚辛金在奎壁曰相火之下水
 氣承之者戊癸之歲丙丁火臨角軫則壬
 癸水在奎壁古今言素問者皆莫能喻故
 具論如此

世之言陰陽者以十干寄於十二支各有五行
 相從唯戊巳則常與丙丁同行五行家則
 以戊寄於巳巳寄於午六壬家亦以戊寄

於巳而以巳寄於未唯素問以奎壁為戌
 分軫角為巳分奎壁在亥戌之間謂之戌
 分則戌當在戌也軫角在辰巳之間謂之
 巳分則巳當在辰也遁甲以六戌為天門
 天門在戌亥之間則戌亦當在戌六巳為
 地戶地戶在辰巳之間則巳亦當在辰辰
 戌皆土位故戌巳寄焉二說正相合按字
 書戌從戌從一則戌寄於戌蓋有從來辰
 文從厂音漢從𠂔音𠂔𠂔音𠂔左傳亥有二字從
 六身亦用此字

乙音隱從巳則巳寄於辰與素問遁甲相符
 矣五行土常與水相隨戌陽土也一水之
 生數也水乃金之子水寄於西方金之末
 者生水也而旺土包之此戌之理如是巳
 陰土也六水之成數也水乃木之母水寄
 於東方木之末者老水也而衰土相與隱
 於厂下者水土之墓也厂山巖之可居者
 乙隱也

律有實積之數有長短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

濁之數所謂積實之數者黃鍾管長九寸

徑九寸以黍實其中其積九九八十一此

實積之數也林鍾長八寸徑九分八九七

十二前漢書稱八八六十餘律準此所謂

長短之數者黃鍾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

鍾長六寸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長八

寸此長短之數也餘律準此所謂周徑之

數者黃鍾長九寸圍九分古人言黃鍾圍

細率之當周九林鍾長六寸亦圍九分二十

律皆圍九分前漢志言林鍾圍六分者誤也予於樂論辨之甚詳史記稱林鍾五寸

十分四此則六分九五餘律準此所謂清

濁之數者黃鍾長九寸為正聲一尺八寸

為黃鍾濁宮四寸五分為黃鍾清宮倍而

濁宮倍而餘律準此長為

八卦有過揲之數有歸餘之數有陰陽老少之

數有河圖之數所謂過揲之數者亦謂之

八卦之策乾九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九

三十六坤六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六二

十四此乾坤之策過揲之數也餘卦準此

前卷叙之已詳所謂歸餘之數者乾一爻三少初

變之初五再變三變之初各四并卦為十

四爻三合四十二此乾卦歸餘之數也坤

一爻三少初變之初九再變三變各八并

卦為二十爻三爻合之七十八此坤卦歸

餘之數也餘卦準此陰陽老少之數乾九

揲而得之故曰老陽之數九坤六揲而得

之故曰老陰之數六震艮坎皆七揲而得

之故曰少陽之數七巽離兌皆八揲而得

之故曰少陰之數八所謂河圖之數者河

圖北方一南方九中乃二西方七東北八

西北六東南四西南二中央五乾得南中

北故其數十有五坤得東西南東北西北

故其數三十震得東南西南東西北故其

數十有七巽得南中東北西北故其數二

十有八坎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中故其

數二十有五離得東西南北故其數二十

艮得南東西東北西北故其數三十有三
兌得東南西南中北故其數十有二具圖
如後 圖缺

揲著之法凡一爻含四卦凡一陽爻乾爲老陽
兩多一少非震卽坎非坎卽艮少在前震
也少在中坎也少在後艮也三揲之中含
此四卦方能成一爻陰爻亦如此三爻坤
爲老陰兩少一多非巽卽離非離卽兌多
在前則巽也多在中離也多在後兌也積

三爻爲內卦凡含十二卦一爻含四卦三
爻共十二卦也所以含十二卦自相重爲
六卦爻凡得六十四卦重卦之法以下爻
四卦乘中爻四卦得十六卦又以上爻四
卦乘之得六十四卦外卦三爻亦六十四
卦以內外六十四卦復自相乘爲四千九
十六卦方成易之卦此之卦法也揲著凡
十有八變成易之一卦一卦之中含四千
九十六卦在其間細算之乃見凡一卦可

變爲六十四卦此變卦法周易是也六十四卦之爲四千九十六卦此之卦法也如乾之坤之屯之蒙盡六十四卦每卦皆如此共得四千九十六卦今焦貢易林中所載是也四千九十六卦方得能却成一卦終始相生以首生尾以尾生首積至微之數以成至大積至大之數却爲至微循環無端莫知首尾故罔象成名圖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尾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之爲四千九十六卦四千九十六卦却變爲一卦循環相生莫知其端大小一也積小以爲大積大復爲小豈非一乎往來一也首窮而成尾尾窮而反成首豈非一乎故至誠可以前知始末無異故也以夜爲往者以晝爲來以晝爲往者以夜爲來來往常相代而吾所以知之者一也故藏往知來不足怪也聖人獨得之於心而不可言喻故

設象以示人象安能藏往知來成變化而行鬼神學者當觀象以求聖人所以自然得者宛然可見然後可以藏往知來成變化而行鬼神矣易之象皆如是非獨此數也知言象為糟粕然後可以求易

官政

有一朝士與王沂公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爾耳相公不使一物失

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唯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慚沮而退

孫伯純史館知海州日發運司議置洛要板浦惠澤三鹽場孫以為非便發運使親行郡決欲為之孫抗論排沮甚堅百姓遮孫自言置鹽場為便孫曉之曰汝愚民不知遠計官買鹽雖有近利官鹽患在不售不患鹽不足鹽多而不售遺患在三十年後至

孫罷郡卒置三場近歲連海間刑獄盜賊
差徭比舊浸繁多緣三鹽場所置積鹽如
山運賣不行虧失欠負動輒破人產業民
始患之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幹之類
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
孫謂之曰弩椿箭幹共知非海州所產蓋
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被
科無已時也其遠慮多類此

孫伯純史館知蘇州有不逞子弟與人爭狀字

當從大當從大因而構訟孫令褫去巾帶
紗帽下乃是青巾孫判其牒曰偏傍從大
書傳無聞巾帽用青屠沽何異量決小杖
八下蘇民間之以爲口實

忠定張尙書曾令鄂州崇陽縣崇陽多曠土民
不務耕織唯以植茶爲業忠定令民去
茶園誘之使種桑麻自此茶園漸少而桑
麻特盛於鄂岳之間至嘉祐中改茶法湖
湘之民苦於茶租獨崇陽茶租最少民監

他邑思公之惠立廟以報之民有入市買菜者公召諭之曰邑居之民無地種植且有他業買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
自種而費錢買菜筓而遣之自後人家皆
置圃至謂蘆菴爲張知縣菜

權智

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我虛實邏卒得之索其衣緣中獲一書乃是盡記熙河人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支

解以殉子醇忽判杖背二十人刺面蕃賊決訖放歸六字縱之是時適有成兵步騎甚衆芻糧亦富虜人得諜書知有備其謀遂寢

寶元元年党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郎雍爲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投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有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測某甘斬首范嘉

其言壯人心亦爲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
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
汝敢肆妄言萬一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
君未之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殺我耶聊欲
安衆心耳

韓信襲趙先使萬人背水陣乃建大將旗鼓出
井陘口與趙人大戰佯敗棄旗鼓走水上
軍背水而陣已是危道又棄旗鼓而趨之
此必敗勢也而信用之者陳餘老將不以

必敗之勢邀之不能致也信自知才過餘
乃敢用此耳向使餘小黠於信信豈得不
敗此所謂知彼知己量敵爲計後之人不
量敵勢襲信之跡決以無疑漢五年楚漢
決勝於垓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
居左費將軍居右高帝在其後絳侯柴武
在高帝後信先合不利孔將軍費將軍縱
楚兵不利信復乘之大敗楚師此亦拔趙
策也信時威震天下籍所憚者獨信耳信

以三十萬人不利而却真却也然後不疑故信與二將得以乘其隙此建成墮馬勢也信兵雖却而二將維共左右高帝軍其後絳侯柴武又在其後共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項籍也用破趙之迹刈殲矣此皆信之奇策觀古人者當求其意不徒視其迹班固爲漢書乃削此一事蓋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戰耳從古言韓信善用兵書中不見信所以善者予以謂信說

高帝選用三秦據天下根本見其斷虜魏豹斬龍且見其智拔趙破楚見其應變西向師亡虜見其有大志此其過人者惜乎漢書脫略漫見於此

仲世衡初營清澗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剛果有謀以義烈自名世衡延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算崧酣酒狎博無所不爲世衡遇之愈厚畱歲餘崧亦深德世衡自處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此而陰

與賊連何相負也拽下械繫捶掠極其苦楚凡一月濱於死者數矣崧終不伏曰崧丈夫也公聽姦人言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毅然不顧世衡審其不可屈爲解縛沐浴復延入卧内厚撫謝之曰爾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爲間萬一可脅將洩吾事設虜人以此見窮能不相負否崧默然曰試爲公爲之世衡厚遺遣之以軍機密事數條與崧曰可以此藉手仍僞報西

羌臨行世衡解所服絮袍贈之曰胡地苦寒以此爲別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遇乞虜人之謀臣也崧如所教間關求通遇乞虜人覺而疑之執於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款密崧初不知領中書虜人苦之備至終不言情虜人因疑遇乞舍崧遷於北境久之遇乞終以疑死崧邂逅得亡歸盡得虜中事以報朝廷錄其勞補右侍禁

歸姓爲王崧後官至諸司使至今邊人謂
之王和尚世衡本賣崧爲死間邂逅得生
還亦命也康定之後世衡斃出奇計予在
邊得於邊人甚詳爲新其廟像錄其事於
篇

祥符中禁火時丁晉公主營復宮室患取土遠
公乃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塹乃決
汴水入塹中引諸道竹木排筏及般運雜
材盡自塹中入至宮門事畢却以斥棄瓦
礫灰壤實於塹中復爲街衢一舉而三役
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爲宮室層樓
設御榻以備遊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
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
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
大木梁其上乃決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卽
車出澳中水船乃筦於空中完補訖復以
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爲藏船

補筆言二
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藝文

補第十卷後序
李學士世衡喜藏書有一晉人墨跡在其子緒處長安石從事嘗從李君借去竊摹一本以獻文潞公以爲真跡一日潞公會客出書畫而李在坐一見此帖驚曰此帖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令人歸取驗之乃知潞公所收乃摹本李方知爲石君所傳具以白潞公而坐客墻進皆言潞公所收乃真

跡而以李所收爲摹本李乃嘆曰彼衆我寡豈復可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章樞密子厚善書嘗有語書字極須用意不用意而用意皆不能佳此有妙理非得之於心者不曉吾語也嘗自謂墨禪

世之論書者多自謂書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語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嬙容貌雖不同而皆爲麗人然手須是手足須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雖形氣不同掠須是

掠磔須是磔千變萬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縱其精神筋骨猶西施毛嫵而手足乖戾終不爲完人楊朱墨翟賢辯過人而卒不入聖域盡得師法律度備全猶是奴書然須自此入過此一路乃涉妙境無跡可窺然後入神

今世俗謂之隸書者只是古人之八分書謂初從篆文變隸尙有二分篆法故謂之八分書後乃全變爲隸書卽今之正書章草行

書草書皆是也後之人乃誤謂古八分書爲隸書以今時書爲正書殊不知所謂正書者隸書之正者耳其餘行書草書皆隸書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苦縣光和尙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老子朱龜碑也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和華山碑皆今所謂隸書也杜甫詩亦只謂之八分又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非篆卽八分未嘗用隸

書知漢魏碑文皆八分非隸書也

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為之諸書畫中時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鍾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號鍾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今世傳鍾畫

今人謂印為圖書據此則南唐亦然

但無後主親題者皆非也

器用

熙寧八年章子厚與予同領軍器監被旨討論兵車制度本監以周禮考工記及小戎詩考定車輪崇六尺軹崇三尺三寸轂未至

地也并軹轂為四尺互圍一尺一寸厚一

尺三分寸之二也車間轂長三尺二寸徑一

尺三分寸之二輪之數三寸九分寸之五

轂上割輻鑿眼是也大穿內徑四寸五分

未嘗作未鄭注考工記云軹轂末也

軹當作轂者車伏兔也鄭云加軹與軹馬四尺也互當作牙鄭云牙圍尺一寸

數當作數鄭云此數徑三寸九分寸之五

或當作式鄭云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

半輿之深謂之崇此句有誤當云半輿之深為之崇記云以其

二或當作式

或當作式鄭云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

或當作式

寸之二記謂之賢轂之裏穿也小穿內徑三寸十五分寸之四記謂之軹轂之外穿也輻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并輻三寸半共三尺二寸乃轂之長金厚一寸大小穿其金皆一寸輻廣三寸半深亦如之輿六尺六寸車隊四尺四寸隊音遂謂車之深蓋深四尺四寸廣六尺六寸也或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七寸三分寸之一在軹內崇三尺三寸半輿之深謂之崇較崇二

尺二寸通高五尺五寸較兩轆上出二者并車高五尺五寸軹圍一尺一寸車後橫木貳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此軹乃轆木之植者衡者與轂末同名軹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此貳之植者衡者如較之植軹而名互異任正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此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軹深四尺七寸此梁軹軹也軹崇三尺三寸

軌當作軌

策當作策記云軌前十尺而策半之

注有誤據鄭注當云軌當作伏兔者与任正者相應

鄭云踵鞞後必軫者也圓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

正當作止

當云當駉馬內骨所

以止入

當云服馬頸當衡軛

此軛如橋梁矯上四尺七寸并衡頸為八尺七寸國馬高八尺除衡頸則如馬之高長一丈四尺四寸軛前十尺隊四尺四寸軛前一丈築長五尺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長六尺六寸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兔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前當轅者與任正相為四面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頸軛前持衡者踵圍七寸七寸五分寸之五踵軛後承轅處軛廣八尺兩

轍之間陰如軛之長側於軛前軛二直著駉轡後屬陰在駉之外所以正出骨驅長一丈皮為之前繫於衡後屬於軛內骨所以止之服馬當衡軛兩服齊首駉馬齊衡兩駉雁行謂小却也轡六服馬二轡駉馬一轡度皆以周尺一尺當今七寸三分少強以法付作坊制車兼習五御法是秋八月大閱上御延和殿親按藏於武庫以備儀物而已

此條脫誤二十餘字 辛酉穀日燈下校正 國維

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謂濁惡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方爲鼎實今京師大屠善熟彘者鉤懸而煮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遺意也又古銅香鑪多鏤其底先入火於鑪中乃以灰覆其上火盛則難滅而持久又防鑪熱灼席則爲盤薦水以漸其趾且以承灰

地之墜者其他古器率有曲意而形制文畫大槩多同蓋有所傳授各守師法後人莫敢輒改今之衆學人人皆出已意奇袤淺陋棄古自用不止器械而已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閣者板格以皮膳羞者正是今之立鑊今吳人謂立鑊爲廚者原起於此以其貯食物也故謂之廚

六

莫
畫大

歐之

補筆談卷第三

異事

沈括存中述

補筆談卷第三
二件
後

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
園中有芍藥一榦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
紅中間黃蕊間之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
一品今謂之金纏腰者是也公異之開一
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
岐公為大理寺評事通判王荆公為大理

評事僉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判鈐轄諸
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
衙鈐轄者申狀暴泄不至尚少一客命取
過客曆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唯
有陳秀公時爲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
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爲盛集後三
十年間四人皆爲宰相

瀕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氏卜地葬其
親至一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

負一大龜葬於此山中梁以謂龜神物其
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
丘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葬
他所以龜之所穴葬其親其後梁生三子
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以進士登科
立儀嘗預薦皇祐中儂智高平推恩授假
板官立則值熙寧立八路選格就二廣連
典十餘郡今爲朝請大夫致仕子亦識之
立儀立則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徙居廣州

鬱爲士族至今謂之龜墓梁家龜能墓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適與其偶然邪抑亦神物啓之邪

雜誌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歐陽文忠公刁景純同知禮院景純喜交遊多所過從到局或不
下馬而去一日退朝與子京相遇子京謂
之曰久不辱至寺但聞走馬過門李邯鄲
獻臣立談間戲改杜子美贈鄭廣文詩嘲

之曰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忽地退朝
逢便遭官長罵多羅四十年偶未識摩罔
賴有王宣慶時時乞與錢葉道卿王原叔
各爲一體詩寫於一幅紙上子京於其後
題六字曰效子美評景純獻臣復注其下
曰道卿著原叔古篆子京題篇獻臣小書
歐陽文忠公又以子美詩書於一綾扇上
高文莊在坐曰今日我獨無功乃取四公
所書紙爲一小帖懸於景純直舍而去時

西羌首領唃廝羅新歸附摩熵乃其子也
王宣慶大闢求景純爲墓誌送錢三百千
故有摩熵王宣慶之誦今詩帖在景純之
孫繁處扇詩在楊次公家皆一時名流雅
謔予皆曾借觀筆跡可愛

林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
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歲翠華還宮上不
懌因疔作將踰月巫醫殫伎不能致良忽
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

履一足跣一足懸一履摺一大筠紙扇竊
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遶殿而奔其大者
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鞞雙足乃捉其小者
剗其目然後孽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
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卽武舉不捷之士也
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疔若頓瘳
而體益壯乃詔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
試爲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
筆圖訖以進上矐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

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疴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衛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頒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徧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寧五年上令畫工摹搨鐫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入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鍾

鄭仲師女乃生宗慤何年之長也

馘之象觀此題相記似始於開元時皇祐中金陵上元縣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征西將軍宗慤母鄭夫人墓夫人漢大司農鄭衆女也慤有妹名鍾馘後魏有李鍾馘隋將喬鍾馘楊鍾馘然則鍾馘之名從來亦遠矣非起於開元之時開元之時始有此畫耳鍾馘字亦作鍾葵

故相陳岐公有司謚榮靈太常議之以榮靈爲甚請謚恭以恭易榮靈雖差美乃是用唐

許敬宗故事適足以爲累耳錢文僖公始
謚不善人有爲之申理而改思亦是用于
頓故事後乃易今謚

地理之書古人有飛鳥圖不知何人所爲所謂
飛鳥者謂雖有四至里數皆是循路步之
道路迂直而不常旣列爲圖則里步無緣
相應故按圖別量徑直四至如空中鳥飛
直達更無山川屈之差予嘗爲守令圖
雖以二寸折百里爲分率又立准望牙融

傍驗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鳥飛之數
圖成得方隅遠近之實始可施此法分四
至八到爲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
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後
世圖雖亡得予此書按二十四至以布郡
縣立可成圖毫髮無差矣

咸平末契丹犯邊戍將王顯王繼忠屯兵鎮定
虜兵大至繼忠力戰爲契丹所獲授以僞
官復使爲將漸見親信繼忠乘間進說契

丹講好朝廷息民爲萬世利虜母老亦厭
兵遂納其言因寓書於莫守石普使達意
於朝廷時亦未之信明年虜兵大下遂至
河車駕親征駐蹕澶淵而繼忠自虜中具
奏戎主請和之意達於行在上使曹利用
馳遺契丹書與之講平利用至大名時王
冀公守大名以虜方得志疑其不情畱利
用未遣會圍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
在又募人繼往得殿前散直張皓引見行

在皓攜九歲子見曰臣不得虜情爲報誓
死不還願陛下錄其子上賜銀三百兩遣
之皓出澶州爲徼騎所掠皓具言講和之
意騎乃引與俱見戎主蕭及戎主蕭塞車
幃召皓以木橫車輓上令皓坐與之酒食
撫勞甚厚皓旣回聞虜欲襲我北塞以其
謀告守將周文質及李繼隆秦翰文質等
厚備以待之黎明虜兵果至迎射其大帥
撻覽墜馬死虜兵大潰上復使皓申前約

及言已遣曹利用之意皓入大名以告王
冀公與利用俱往和議遂定乃改元景德
後皓爲利用所軋終於左侍禁真宗後知
錄其先畱九歲子牧爲三班奉職而累贈
繼忠至大同軍節度使兼侍中國史所書
本末不甚備予得其詳於張牧及王繼忠
之子從伍之家蔣穎叔爲河北都轉運使
日復爲從伍論奏追錄其功

前世風俗卑者致書於所尊尊者但批紙尾答
之曰反故人謂之批反如官司批狀詔書
批答之類故紙尾多作敬空字自謂不敢
抗敵但空紙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處
不疑不務過敬前世啓甚簡亦少用聯幅
者後世虛文浸繁無昔人款款之情此風
極可惜也

風后八陣大將握奇處於中軍則并中軍爲九
軍也唐李靖以兵少難分九軍又改制六
花陣并中軍爲七軍予按九軍乃方法七

軍乃圓法也。算術方物八裹一蓋少陰之數，并其中爲老陽圓物六裹一，乃老陰之數，并其中爲少陽。此物之定行其數不可改易者，旣爲方圓二陣，勢自當如此。九軍之次，李靖之後始變古法爲前軍右虞候、軍右軍、中軍、左虞候、軍後軍、揚奇、備伏、先鋒、踏白，皆在陣外跳盪弩手，其人皆在軍中。

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討論九軍陣法著之

爲書頒下諸帥府副藏祕閣固之法九軍

共爲一營陣

行則爲陣
住則爲營

以駢隊遮之若依

古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人之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丘阜溝澗林木之礙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爲籬落則兵不復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縻軍也有言陣法有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乃使陣間士卒皆側

立每兩行爲巷令面相向而立雖文應古
說不知士卒側立如何應敵上疑其說使
予再加詳定予以謂九軍當使別白爲陣
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
向自遶縱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
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
九軍合爲一大陣則中分四衢如井田法
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頭八尾觸
處爲首上以爲然親舉手曰譬如五指
若共爲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爲令
今營陣法是也

古人尙右主人居左坐客在右者尊賓也今人
或以主人之位讓客此甚無義惟天子適
諸侯升自阼階者主道也非以左爲尊也
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
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乃就西階蓋嘗
以西階爲尊就主人階所以爲敬也韓信
得廣武君東向坐西向對而師事之此尊

右之實也今惟朝廷有此禮凡臣僚登階
奏事皆由東階立於御座之東不由西者
天子無賓禮也方外唯釋門主人升堂衆
賓皆立於西惟職屬及門弟子立於東蓋
舊俗時有存者

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
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可紀者有二十
四橋最西濁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今大
明寺
前入西水門有九曲橋今建隆
寺前次東正賞

帥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

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見在今州
城北門外又南

阿師橋周家橋今此處為
城北門小市橋今
存廣濟

橋今
存新橋開明橋今
存顧家橋通泗橋今
存太

平橋利園橋出南水門有萬歲橋今
存青園

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橋今開元
寺前

次東水門今有新橋
非古蹟也東出有山光橋見在
山

光寺
前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

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

橋之數皆在今州城西門之外

士人李忘其名嘉祐中爲舒州觀察支使能爲水丹時王荆公爲通判問其法云以清水入土鼎中其下以火然之少日則水漸凝結如金玉精瑩駭目問其方則曰不用一切但調節水火之力毫髮不均卽復化去此坎離之粹也曰日月各有進退節度予不得其詳推此可以求養生治病之理如仲春之月草木奮發鳥獸孳乳此定氣所

化也今人於春秋分夜半時汲井水滿大瓮中封閉七日發視則有水花生於瓮面如輕冰可采以爲藥非二分時則無此中和之在物者以春秋分時吐翁嚙津存想腹胃則有丹砂自腹中下璀璨耀日術家以爲丹藥此中和之在人者凡變化之物皆由此道理窮玄化天人無異人自不思耳深達此理則養生治疾可通神矣

藥議

世人用莽草種類最多有葉大如手掌者有細
葉者有葉光厚堅脆可拉者有柔軟而薄
者有蔓生者多是謬誤按本草若石南而
葉稀無花實今考木若石南信然葉稀無
花實亦誤也今莽草蜀道襄漢浙江湖間
山中有枝葉稠密團欒可愛葉光厚而香
烈花紅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
心有新紅葢倒垂下滿樹垂動搖搖然極
可翫襄漢間漁人兢採以搗飯飴魚皆翻

上乃撈取之南人謂之石桂白樂天有廬
山桂詩其序曰廬山多桂樹又曰手攀青
桂枝蓋此木也唐人謂之紅桂以其花紅
故也李德裕詩序曰龍門敬善寺有紅桂
樹獨秀伊川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是蜀
道莽草徒得佳名耳衛公此說亦甚明自
古用此一類仍毒魚有驗本草木部所收
不知何緣謂之草獨此未喻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言須用流水煮用止水

則不驗人多疑流水無異予嘗見丞相荆
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
不洋然唯鱮鮒入江中輒死乃知鱮鮒但
可居止水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同不可不
知又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而味美生止
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詩所謂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蓋流水之魚品流自
異

寧中閣婆國使人入貢方物中有摩娑石二

塊大如棗黃色微似花葉又無名異一塊
如蓮葍皆以金函貯之問其人真僞何以
爲驗使人云摩娑石有五色石色雖不同
皆姜黃汁磨之汁赤如丹砂者爲真無名
異色黑如漆水磨之色如乳者爲真廣州
市舶司依其言試之皆驗方以上聞世人
蓄摩娑石無名異頗多常患不能辨真僞
小說及古方書如炮炙論之類亦有說者
但其言多怪誕不近人情天聖中予伯父

吏書新除明州章憲太后有旨令於船舶
求此二物內出銀三百兩為價值如不足
更許於州庫貼支終任求之竟不可得醫
潘璟家有白摩娑石色如糯米糍磨之亦
有驗璟以治中毒者得汁栗殼許入口即
差

藥有用根或用莖葉雖是一物性或不同苟未
深達其理未可妄用如仙靈脾本草用葉
南人却用根赤箭本草用根今人反用苗

如此未知性果同否如古人遠志用根則
其苗謂之小草澤漆之根乃是大戟馬兜
零之根乃是獨行其主療各別推此而言
其根苗蓋有不可通者如巴豆能利人唯
其殼能止之甜瓜蒂能吐人唯其肉能解
之坐拏能憎人食其心則醒棟根皮瀉人
枝皮則吐人邕州所貢藍藥卽藍蛇之首
能殺人藍蛇之尾能解藥鳥獸之肉皆補
血其毛角鱗鬣皆破血鷹鷂食鳥獸之肉

雖筋骨皆化而獨不能化毛如此之類甚多悉是一物而性理相反如此山茱萸能補骨髓者取其核溫澁能秘精氣精氣不泄乃所以補骨髓今人或削取肉用而棄其核大非古人之意如此皆近穿鑿若用本草中主療只當依本說或別有主療改用根莖者自從別方

嶺南深山中有大竹有水甚清澈溪澗中水皆有毒唯此水無毒土人陸行多飲之至深

冬則凝結如玉乃天竹黃也王彥祖知雷州日盛夏之官山溪間水皆不可飲唯剖竹取水烹飪飲啜皆用竹水次年被召赴闕冬行求竹水不可復得問土人乃知至冬則凝結不復成水遇夜野火燒林木爲煨燼而竹黃不灰如火燒獸骨而輕土人多於火後採拾以供藥品不若生得者爲善

以磁石磨針鋒則銳處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

石性亦不同如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
南北相反理應有異未深考耳

吳人嗜河豚魚有遇毒者往往殺人可爲深戒
據本草河豚味甘溫無毒補虛去濕氣理
腰腳因本草有此說人遂信以爲無毒食
之不疑此甚誤也本草所載河豚乃今之
鱖魚亦謂之鮓五回反魚非人所嗜者江浙
間謂之回魚者是也吳人所食河豚有毒
本名侯夷魚本草注引日華子云河豚有

毒以蘆根及橄欖等解之肝有大毒又爲
鱖魚吹肚魚此乃是侯夷魚或曰胡夷魚
非本草所載河豚也引以爲注大誤矣日
華子稱又名鱖魚此却非也蓋差互解之
耳規魚浙東人所呼又有生海中者腹上
有刺名海規吹肚魚南人通言之以其腹
脹如吹也南人捕河豚法截流爲柵待群
魚大下之時小拔去柵使隨流而下日莫
猥至自相排蹙或觸柵則怒而腹鼓浮於

水上漁人乃接取之

零陵香本名蕙古之蘭蕙是也又名薰左傳曰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卽此草也唐人
謂之鈴鈴香亦謂之鈴子香謂花倒懸枝
間如小鈴也至今京師人買零陵香須擇
有零子者鈴子乃其花也此本鄙語文士
以湖南零陵郡遂附會名之後人又收入
本草殊不知本草正經自有薰草條又名
蕙草注釋甚明南方處處有本草附會其
名言出零陵郡亦非也

藥中有用蘆根及葦子葦葉者蘆葦之類凡有

十數多種蘆葦葭茨蘆荏息理華之類

皆是也名字錯亂人莫能分或疑蘆似葦

而小則蘆非葦也今人云葭一名華郭璞

云蘆似葦是一物按爾雅云茨蘆葦蘆葢

一物也名字雖多會之則是兩種耳今世

俗只有蘆與葦兩名按詩疏亦將葭茨等

衆名判爲二物曰此物初生爲茨長大爲

亂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
名爲葦故先儒釋亂爲萑釋葭爲葦予今
詳諸家所釋葭蘆葦皆蘆也則蒹蘆萑自
當是荻耳詩云葭蒹揭揭則葭蘆也蒹荻
也又曰萑葦則萑荻也葦蘆也連文言之
明非一物又詩釋文云亂江東人呼之爲
烏蘆今吳中烏蘆草乃荻屬也則信亂爲
荻明矣然召南彼茁者葭謂之初生可也
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則散文言之

霜降之時亦得謂之葭不必初生若對文
須分大小之名耳荻芽似竹筍味甘脆可
食莖脆可曲如鉤作馬鞭節花嫩時紫脆
則白如散絲葉色重狹長而白脊一類小
者可爲曲薄其餘唯堪供爨耳蘆芽味稍
甜作蔬尤美莖直花穗生如狐尾褐色葉
闊大而色淺此堪作障席筐篋織壁覆屋
絞繩雜用以其柔韌且直故也今藥中所
用蘆根葦子葦葉以此證之蘆葦乃是一

物皆當用蘆無用菰理

扶移卽白楊也本草有白楊又有扶移扶移一條本出陳藏器本草蓋藏器不知扶移便是白楊乃重出之扶移亦謂之蒲移詩疏曰白楊蒲移是也至今越中人謂白楊只謂之蒲移藏器又引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又引鄭注云棠棣移也亦名移楊此又誤也論語乃引逸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自是小木比郁李稍大此非蒲移也

蒲移乃喬木耳木只有常棣卽小雅所謂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者唐棣卽論語所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者常棣今人謂之郁李幽詩云六月食鬱及萸注云鬱棣屬卽白移也以其似棣故曰棣屬又謂之車下李又謂之唐棣萸卽郁李也郁萸同音注謂之萸萸蓋其實似萸萸卽含桃也晉宮閣銘曰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萸李一株車下李卽鬱也唐棣也白移

也莫李卽郁李也莫也常棣也與蒲核全無交涉本草續添郁李一名車下李此亦誤也晉宮閣銘引華林園所種車下李與莫李自是二物常棣字或作棠棣亦誤耳今小木中却有棣棠葉似棣黃花綠莖而無實人家亭檻中多種之

杜若卽今之高良薑後人不識又別出高良薑條如赤箭再出天麻條天名精再出地菘條燈籠草再出苦躑條如此之類極多或

因主療不同蓋古人所書主療皆多未盡後人用久漸見其功主療浸廣諸藥例皆如此豈獨杜若也後人又取高良薑中卜者爲杜若正如用天麻蘆頭爲赤箭也又有用北地山薑爲杜若者杜若古人以爲香草北地山薑何嘗有香高良薑花成穗芳華可愛土人用鹽梅汁淹以爲菹南人亦謂之山薑花又曰豆蔻花本草圖經云杜若苗似山薑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

中似豆蔻出峽山嶺南北正是高良薑其
子乃紅蔻也騷人比之蘭芷然藥品中名
實錯亂者至多人人自主一說亦莫能堅
決不患多記以廣異同

鉤吻本草一名野葛主療甚多註釋者多端或
云可入藥用或云有大毒食之殺人予嘗
到閩中土人以野葛毒人及自殺或誤食
者但半葉許入口卽死以流水服之毒尤
速徃徃投杯已卒矣經官司勘鞫者極多

灼然如此予嘗令人完取一株觀之其草
蔓生如葛其藤色赤節粗似鶴膝葉圓有
尖如杏葉而光厚似柿葉三葉爲一枝如
菘豆之類葉生節間皆相對花黃細戢戢
然一如茴香花生於節葉之間西陽雜蒨
言花似梔子稍大謬說也根皮亦赤閩人
呼爲吻莽亦謂之野葛嶺南人謂之胡蔓
俗謂斷腸草此草人間至毒之物不入藥
用恐本草所出別是一物非此鉤吻也予

見千金外臺藥方中時有用野葛者特宜
仔細不可取其名而誤用正如侯夷魚與
鱈魚同謂之河豚不可不審也

黃環卽今之朱藤也天下皆有葉如槐其花穗
懸紫色如葛花可作菜食火不熟亦有小
毒京師人家園圃中作大架種之謂之紫
藤花者是也實如皂莢蜀都賦所謂青珠
黃環者黃環卽此藤之根也古今皆種以
爲亭檻之飾今人採其莖於槐榦上接之

僞爲矮槐其根入藥用能吐人

藥有二種樹生其實可作數珠者謂之木藥卽
本草藥花是也叢生可爲杖樺者謂之牡
藥又名黃荆卽本草牡荆是也此兩種之
外唐人補本草又有藥荆一條遂與二藥
相亂藥花出神農正經牡荆見於前漢郊
祀志從來甚久藥荆特出唐人新附自是
一物非古人所謂藥荆也

紫荆陳藏器云樹似黃荆葉小無桠夏秋子彭

正圓如小珠大誤也紫荊與黃荊葉叢生
小木葉如麻葉三桠而小紫荊稍大圓葉
實如樗英著樹連冬不脫人家園亭多種
之

六朝以前醫方唯有枳實無枳殼故本草亦只
有枳實後人用枳之小嫩者爲枳實大者
爲枳殼主療各有所宜遂別出枳殼一條
以附枳實之後然兩條主療亦相出入
人言枳實者便是枳殼本草中枳實主療

便是枳殼主療後人既別出枳殼條便合
於枳實條內摘出枳殼主療別爲一條舊
條內只合畱枳實主療後人以神農本經
不敢摘破不免兩條相犯互有出入予按
神農本經枳實條內稱主大風在皮膚中
如麻豆苦痒除寒熱結止痢長肌肉利五
臟益氣輕身安胃氣止澹泄明目盡是枳
殼之功皆當摘入枳殼條後來別見主療
如通利關節勞氣欬嗽背膊悶倦散痞結

補筆談卷第三
胃脇痰滯逐水消脹滿大腸風止痛之類
皆附益之只爲枳殼條舊枳實條內稱除
胃脇痰癖逐停水破結實消脹滿心下急
痞痛逆氣皆是枳實之功宜存於本條別
有主療亦附益之可也如此二條始分各
見所主不至甚相亂

補筆談卷第三

廣陵曩丁雲擾幸存鬻宮兩廡析爲官舍
儲粟之所士皆暴露時有子矜之歎大帥
周侯開藩之二年慨然謂成俗之方本乎
禮義學宮又禮義之本一日盡屏官舍儲
廩于外因其舊扶顛易圯而新之繼廣田
租稍增生員尋又斥其餘刊沈公筆談爲
養士亡窮之利今方領侈袂彬彬然禮義
之風皆昔之在城闕者也夫教養相須旣
教而養之蔑如雖唐虞不能以化民此稷

契二官所以相爲表裏也今旣闢茲畝之地又開資給之源可謂教養兼得矣此書公庫舊有之徃徃貿易以充郡帑不及寧校今茲及是益見薄于已而厚于士賢前人遠矣脩年代匱泮宮備校書之職謹識其本末且證辨訛舛凡五十餘字疑者無他本不敢以意驟易姑存其舊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筆談所紀皆祖宗盛時典故卿相太平事業及前世制作之美雖目見耳

聞者皆有補於世非他雜誌之比云乾道二年六月日左迪功郎充揚州州學教授湯脩年跋

續筆談十一篇

商本云張設安正本有之安正云傳于夢溪之子傳殺

沈括存中

魯肅簡公勁正不徇愛憎出於天性素與曹襄
 悼不協天聖中因議茶法曹力擠肅簡因
 得罪去賴上察其情寢前命止從罰俸獨
 三司使李諮奪職謫洪州及肅簡病有人
 密報肅簡但云今日有佳事魯聞之顧堦
 張盥之曰此必曹利用去也試徃偵之果
 襄悼謫隨州肅簡曰得上殿乎張曰已差

人押出門矣魯大驚曰諸公誤也利用何
罪至此進退大臣豈宜如此之遽利用在
樞密院盡忠於朝廷但素不學問倔強不
識好惡耳此外無大過也嗟惋久之遽覺
氣塞急召醫視之曰此必有大不如意事
動其氣脉已絕不可復治是夕肅簡薨李
諮在洪州聞肅簡薨有詩曰空令抱恨歸
黃壤不見崇山謫去時蓋未知肅簡臨終
之言也

太祖皇帝常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
未答間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
稱善

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之句近世
註杜甫詩引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
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繫繩其
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
又嘗有近侍奉使過夔陝見居人相率十
百爲曹設牲酒於田間衆操兵仗群噪而

祭謂之養鬼養讀從去聲言烏蠻戰殤多與人
為厲每歲以此禳之又疑此所謂養烏鬼
者

寇忠愍拜相白麻楊大年之詞其間四句曰能
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不露鋒鏃
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曰正
得我胷中事例外別贈白金百兩

陶淵明雜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往時按
定文選改作悠然望南山似未允當若作

望南山則上下句意全不相屬遂非佳作
洪侍郎棐之子遵度有清節美才年二十餘忽
夢為詩其兩句曰夜卧北斗寒挂枕木落
霜拱雁連天雖佳句有丘墓間意不數月
卒高郵士人朱適予舅氏之壻也納婦之
夕夢為詩兩句曰燒殘紅燭客未起歌斷
一聲塵遶梁不踰月而卒皆不祥之夢然
詩句清麗皆為人所傳

成都府知錄雖京官例皆庭參蘇明允常言張

忠定知成都府日有一生忘其姓名為京
寺丞知錄事參軍有司責其庭趨生堅不
可忠定怒曰唯致仕即可免生遂投牒乞
致仕自袖牒立庭中仍獻一詩辭忠定其
間兩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
意濃忠定大稱賞自降階執生手曰部內
有詩人如此而不知詠罪人也遂與之升
階置酒歡語終日還其牒禮為上客

王元之知黃州日有兩虎入郡城夜鬪一虎死

食其牛又群鷄夜鳴司天占之曰長吏災
時元之已病未幾移刺蘄州到任謝上表
兩聯曰宣室鬼神之間絕望生還茂陵封
禪之書付之身後上聞之愕然顧近侍曰
禹偁安否何以為此語不踰月元之果卒
年四十八遺表曰豈知遊岱之魂遂協生
桑之夢

元祐六年高麗使人入貢上元節於闕前賜酒
皆賦觀燈詩時有佳句進奉副使魏繼延

句有千仞綵山擎日起一聲天樂漏雲來
主簿朴景綽句有勝事年年傳習久盛觀
今屬遠方賓

歐陽文忠有奉使回寄劉元甫詩云老我倦鞍
馬誰能事吟嘲王荆公贈弟和甫詩云老
我銜主恩結草以爲期言老我則語有情
上下句皆有惜老之意若作我老與老我
雖同而語無情詩意遂頽惰此文章佳語
獨可心喻

韓退之詩句有斷送一生唯有酒又曰破除萬
事無過酒王荆公戲改此兩句爲一字題
四句曰酒酒破除萬事無過斷送一生唯
有不損一字而意韻如自爲之



